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5 年第 9 期 · 总第 633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经济纵横

- 德国政府共计节约 1000 亿利息支出
- 74 岁退休才能解决德国人口萎缩的问题
- 比尔·格斯预计德国国债的利率将大幅上升
- 十分之一的德国人退休后仍选择工作

热点透析

- “情报门”丑闻将成为默克尔任期的转折点

德国政府共计节约 1000 亿利息支出

《世界报》网站 4 月 22 日讯 储户不得不忍受几乎为零的利率，与此同时德国政府正为此雀跃：与财政规划相比，德国 2008 年以来共节约了 1000 亿欧元的利息支出。德国中期财政预算的跨度为 4 年。比如 2010 年就已经为 2014 年做了预算。2010 年的计划利息支出为 481 亿欧元，2014 年的实际利息支出仅为 259 亿欧元，当年就为财政节约了 220 多亿欧元的利息支出。但是，有专家警告说，这样的好事将要到头了。

周三，德国经济部部长加布里尔修正了德国经济预期，德国今年预期增长估计为 1.8%。在此之前，德国联邦财政已经连续几年毫无结余。德国联邦财政部部长朔伊布勒认为这是德国实行“以增长为导向的统一公债”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绿党财政政策发言人金德勒（Sven-Christian Kindler）认为，“德国良好的财政预算结余与德国自身实行节俭政策没啥关系，主要应该感谢欧洲央行创造了低利率的外部金融环境”。

“与欧洲其他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相反，德国是金融危机的受益方。”其原因就是，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几乎把主导利率降至零。主权债务危机之下，德国国债被视为是安全的避风港。投资人纷纷把资金从欧债危机国国债中抽离，转而购买德国国债。得益于旺盛的购买需求，德国政府屡次降低国债利率。如此低廉的利息成本对德国来说是一个调整财政结构的契机。金德勒还认为，德国应该增加投资。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认为，如果能持续保持低利率，德国到 2030 年共计能节约 1600 亿欧元利息支出。该研究所财政专家预计利率在 2017 年将迎来上升拐点，直到 2020 年达到历史高位。

公共财政的当前状态虽然保持良好的状态，但也不能无视中长期仍然存在相当大的财政风险。在利息红利消费殆尽之前，联邦政府应该未雨绸缪，现在就对财政支出做出调整，以免以后受累于人口增长和利息增加所带来的负担。

74 岁退休才能解决德国人口萎缩的问题

《世界报》网站 4 月 29 日讯 根据德国统计局公布的 2060 年德国人口趋势报告，德国人口萎缩的情况比预期的更为严重，到 2060 年累计流失 1300 万人口。今后的 5 年到 7 年间德国人口先是会迎来小幅上升，预计人口规模将达到 8100 万人。此后德国人口数量急速减少，到 2060 年德国预计人口数量将会减少到 6800 万人至 7300 万人。具体数字，统计学家还不能根据判断，要视德国移民人数和出生率高低而定。

100 年前德国人口年龄分布图还是呈现金字塔形，年轻的人群占多数。而在 150 年后变成了细长蘑菇状，德国人口萎缩，而且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的比重越来越大。此外，德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则不断提高。到 2060 年，德国男性的平均寿命为 84.8 岁，女性则为 88.8 岁。德国的退休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如今每 5 人中有一个是 65 岁及以上老人，根据预测，到 2060 年，每 3 人中就有一个老人。

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劳工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到 2060 年 20 岁至 64 岁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下降幅度将达到 23% 至 30%。福利体系不慎重负，如今每 100 个在职人员需要承担 34 个退休者，而到 2060 年每 100 个在职人员需要承担 60 个退休者。

移民虽然对德国人口萎缩趋势有所抑制，但德国 2011 年居民人口仍然比预测数量减少了 150 万人。德国每年尚需要 50 万移民。德国的出生率 40 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每个妇女 1.4 名儿童的低位。为了维持德国的人口数，统计学家称，在 2060 年前德国每年需要净流入人口 45 万人到 50 万人。2013 年德国实际净流入人口为 42.9 万人。

租售房产必须提供能源绩效证书

《世界报》网站4月30日讯 节能条例（Energieeinsparverordnung EnEV 2014）颁布刚满一年。自2015年5月1日起在刊登租售公寓和住宅的广告中都必须具备能源绩效证书，提供必要的房产能效信息。最迟在上门看房时，必须提交。以后买卖或租赁合同签订时，产权人必须给房客或购房人提供能源绩效证书的复印件。如果能源绩效证书是在2014年5月1日修订节能条例后出具的，还必须提供该处物业的建筑节能等级信息。谁若是无视这些规则，从2015年5月1日起会面临最高至15000欧元的罚款风险。

关于管理层女性比例的法规生效

《世界报》网站4月30日讯 2015年5月1日关于在私有经济领域和公共事务部门提高女性高层比例的法规生效。在大公司和联邦公共服务的监事会中，这一女性比例的规定则要推迟一年实行，2016年起相关企业必须逐步实现管理层女性比例达到30%。

该项法律涉及三大类型企业及公共部门。第一类为上市且有完全共同决策义务的企业，共计有108家企业。2016年起所有的监事委员会必须遵循30%女性比例的规定。第二类为上市或有共同决策义务的企业，共计为3500家企业。这些公司自行规定董事会、监事会、中上层管理层的女性比例。第三类是联邦管理部门，这些部门有义务设定提高女性或男性比例的具体目标。只有当部门内部存在制度化的歧视现象时，才需要进行干预。其中，那些联邦政府有共同决策权的部门，监事会女性比例也必须达到30%，从2018年起，这一比例数字预计将上升，甚至达到50%。

联邦政府有意改变部分德国企业和联邦服务机构管理层女性比例过低的现状。长期研究表明，男女混合团队更能取得好业绩。目前，德国女性在管理层的比例较低：监事会中的女性占比为18.9%，而董事会中仅为5.7%。

比尔·格罗斯预计德国国债的利率将大幅上升

《世界报》网站4月22日讯 不与强大的中央银行玩投机，这是金融市场的一条铁律。因为到最后货币当局总可以使出杀手锏——无限印钞，从而将股市或利率引导至它所希望的方向。比尔·格罗斯试图打破这一铁律，挑战欧洲央行，挑战固若金汤的德国国债。比尔·格罗斯日前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宣称，作为信用良好标杆的10年期德国国债恰逢百年一遇的做空机会。凭借其空头头寸，他把赌注押在德国国债的利率将会显著回升。

事实上，德国国债利率正处于历史最低位。虽然10年期德国国债的收益率接近于零，但是9年及以下期限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为负数。投资人买入德国债券，变得好像是委托德国政府帮其管钱似的。负利率在投资界许多人看来是完全荒谬的，这一非常态有望正常化，比尔·格罗斯尤其这么认为。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央行购买了6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并压制收益率进一步下探。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会议上再次强调，对投机者零容忍。因此，在欧元区搞投机似乎是“毫无意义的”。

可即便如此，格罗斯却毫无惧意。他声称，这是一场有利的赌局，“德国国债好过90年代初的英镑”。他暗指的是投机大师索罗斯，当年索罗斯就是凭借与英国央行的这一战而蜚声世界。1992年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对冲基金迫使英国央行屈服，英镑游离在欧洲货币体系之外。

债券天王把赌注押在了欧元利率正常化上。他的如意算盘是，美国国债收益率目前均为正值，10年期美国国债为1.9，当中的利率差异有1.8个百分点。“不是美国的利率

太高，就是德国的利率太低。”格罗斯对彭博新闻社说。但这样的差异不会持续太久。从历史上看，美国和德国的利率走势趋同，即使有差异也只是暂时的，也不会被欧洲央行的恐吓吓到，因为货币当局的目标政策也是为了提振欧元区经济，对抗通货紧缩。当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债券购买计划也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这种现象很可能也会在欧元区重复。如果在货币共同体内能够解决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或者希腊的问题，德国国债的需求将会有所减少。投资者就会放弃较为安全的国债市场，而德国也将提高债券收益率再次吸引投资者。

十分之一的德国人退休后仍选择工作

《世界报》网站5月6日讯 虽然过了退休年龄，但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IW Köln）的一项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65岁以上的德国人选择继续工作。

65岁至74岁年龄段的在职人员比例翻了一番多：在2000年尚为3.7%，而到了2013年上升到8.7%。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65岁至74岁年龄段尚在工作的人员比例上升幅度最大，但与英国和瑞典在15%左右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两性间的差距比较明显。在65岁至74岁年龄段，仅有5.5%的女性依旧工作，而男性则为10.5%。此外，55岁至64岁年龄段也出现了在职人员比例增长的情况：2000年约为三分之一，13年后上涨了26个百分点，近三分之二该年龄段的德国人依旧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

该份调查的作者认为，虽然这一年龄段的人员已经进入法定退休人员行列，但仍是“巨大的闲置和潜在的专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释放可以解决德国日益显现的专业人员紧缺的问题。

调查表明，人们是否在正式退休以后仍旧选择工作，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良好的收入以及之前职业生涯所取得的成就。很少有人因为退休后收入过低或是陷入财务问题而选择继续工作。相反，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和高收入者中选择继续工作的比例更高。事实上，家庭月净收入超过4500欧元的65岁至74岁年龄段的退休职员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仍然在工作。而家庭月净收入不足1100欧元的退休人员继续工作的比例则不到5%。受教育程度与退休后是否继续工作也有关联：在2012年，65岁以上年龄段中拥有大学学位的退休职工继续工作的占14%，而无专业资质的这一比例则不到5%。自我价值的体现、工作带来乐趣——这是受过良好教育、有高收入的退休职工选择继续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从事何种学术领域对退休人员是否继续就业影响不大。唯一的例外是医生这一职业，其中近三分之一的65岁至74岁年龄段医生仍在工作。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很多医生是独立开业的，执业方式更为独立和灵活。个体从业人员退休后继续工作的比例最高，在2012年就已经达到35%，而企业退休职员比例刚超过5%，公务员比例更少，只有1.3%。不仅如此，65岁以上仍继续工作的个体从业人员中有42%为全职工作。。

技术工人的短缺和经济复苏带来的企业对有经验劳动力的需求等因素也促使很多人退休后再就业。由于各州的经济形势不同，需求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巴符州退休人员再就业的比例为10.5%，巴伐利亚州同样如此；而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的梅前州，这一比例只有3.6%。

热点透析 – 德国“情报门”

“情报门”丑闻将成为默克尔任期的转折点

《明镜》网站综述 美国情报部门在德国展开大规模监听活动，曾经一度引发德美关系紧张。近日，德国媒体进一步曝光称，德国联邦情报局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密切合作”，监听欧洲企业的商业活动，甚至对欧盟领导人及法国政府官员进行监听。这让原本是受害者的德国政府陷入尴尬境地。围绕着这一“情报门”丑闻，媒体和反对党开始将矛头指向执政联盟，尤其是时任总理府部长、现任内政部长的托马斯·德迈齐埃。德国联邦议院情报机构监察委员会 5 月 6 日就此举行听证会。《明镜》在线称，这桩“情报门”丑闻将成为默克尔执政的一个转折点，甚至有可能动摇其权力基础。

合作领域超出范围

2004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其设在巴伐利亚州巴特艾布灵的窃听情报基地正式移交给德国联邦情报局，但美国国安局并未停止与德国情报机构的合作。仅用了 4 个半月的时间，美方就在该基地附近修建了一座新的神秘建筑，整幢楼没有一扇窗户，全金属外墙能够防止任何窃听设备监听，德国联邦情报局将之称为“罐头盒”。

德美两大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决定，双方的合作在这幢楼里继续进行。他们建立了两个联合行动小组，一个用于截获数据，称为通信情报活动小组，另一个负责分析数据，称为分析中心小组。

但事实上，德国人对美国情报机构在这幢楼里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并不完全知情，美国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恐怖主义活动，他们还利用技术手段对西欧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实施监听，甚至包括某些德国境内企业。

2008 年，德国情报机构注意到这一迹象，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直到 2013 年斯诺登泄密事件才曝光了美国利用这一监听设施对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目标展开的间谍活动。

4 月 23 日，据《南德意志报》、《图片报》和《明镜》在线等媒体披露，美国的间谍活动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之前的想象。自 2002 年同美国国安局开展反恐情报合作以来，德国联邦情报局帮助对方监听欧盟机构、欧洲国家政府和外交官以及欧洲一些企业，涉及对象多达 4 万个。在明知美国国安局的窃听要求非法的情况下，德国联邦情报局还长期隐瞒信息，并删除了其中 1.2 万个监听搜索关键词。

在巴特艾布灵的神秘大楼里，德国情报机构监听到的数据通过光缆联通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数据网。每天德国联邦情报局都从美国国安局下载“选择器”（即搜索关键词）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监听特定对象，然后将监听数据传送给美国国安局。至 2015 年，共有 460 万个搜索对象出现在清单上。其中不仅有所谓的恐怖嫌疑分子，也包括空中客车集团、法国总统、欧盟总部以及德国驻外大使等。窃听内容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和短信。

德国宪法禁止联邦情报局对本国公民和企业实施窃听。因此，德国联邦情报局和美国国安局在 2002 年的合作备忘录上，明确注明双方公民和机构不在监听之列。除非涉及重大犯罪，凡是以国家代码“+49”开头的电话号码和“.de”结尾的互联网地址都被过滤掉。与之相关的信息被归入所谓的“拒绝数据库”里，美方无权获得这些信息。此外，监听也不针对参加“五眼联盟”国家的公民，不得用于欧洲工业间谍目的。

美国国安局显然没把备忘录当回事。2005 年，德方情报人员在一次检查中发现，美国人想要的情报不仅仅涉及基地组织、塔利班和武器走私贩，还包括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空中客车集团前身）及其下属的欧洲直升机公司，以及法国政府机构。

德国联邦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提到，美国国安局试图将监听范围“扩大到不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2006 年 1 月，这个情况被报告给联邦情报局总部，但联邦情报局没有采取措施。同时，联邦情报局在 2008 年和 2010 年又两度把这一情况上报德国联邦总理

府，而后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事情进一步发展，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图片报》引述一名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话称：“当时的说法是，‘我们需要美国人的情报，就这样吧，我们不希望破坏这一合作关系’。”

2013 年斯诺登事件曝光后，德国联邦情报局开始对美方提供的“选择器”清单进行审查，根据一些包括计算机 IP 地址和姓名在内的搜索关键词对数据流进行重新审核。一名分析师发现，关键词中不乏德国政府官员、驻外大使和外交官。用“gov”缩写进行搜索，发现共有 1.2 万个“选择器”，其中包括欧盟总部、欧洲国家政府和法国高级外交官等。

总理府是否刻意隐瞒

德国联邦总理府 4 月 26 日承认，早在 2008 年，总理府就知道美国情报机构希望打探欧洲军工集团的情报。去年，总理府已向联邦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与该丑闻相关的联邦情报局内部资料。但默克尔政府发言人赛博特（Steffen Seibert）并未明确表示，德国联邦情报局与美国国安局在窃听企业通信上合作了多久。

但是，据德新社报道，从 4 月 27 日起，已经能够在联邦议院保密处查询到相关卷宗，不过卷宗中并不包括“情报门”丑闻最关键的搜索关键词清单。反对党左翼党和绿党，包括默克尔在大联合政府中的执政伙伴社民党都坚持要求联邦情报局尽快交出这份清单。总理府已经向有关美国机构发出询问，美国国安局的这份清单是否可以提供给德国议员查阅，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应。

默克尔政府是否在这一问题上故意隐瞒相关情报，误导议会和公众？德国媒体和反对党纷纷将矛头指向时任总理府部长、现任内政部长德迈齐埃。执政联盟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

德国副总理、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要求，对美国国安局窃听丑闻及德国联邦情报局对此所提供的支持进行范围广泛的调查。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如果联邦情报局还曾帮助美国展开经济间谍活动，“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加布里尔表示，联邦情报局显然“自行其是、不受管束，这一情况令人愤慨”，必须制止。此外，加布里尔要求调查澄清的工作不应仅仅在联邦议院调查委员会展开，还应对公众舆论有所交待。

社民党秘书长法西米（Yasmin Fahimi）表示，这起丑闻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超此前。最新曝光的信息显示，总理府很有可能在对联邦情报局的监管中“可悲地失败了”。法西米提议，必须考虑是否该进一步扩大美国国安局窃听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职权。

此外，法西米还认为，总理默克尔的可信度也因此受到质疑。他表示：“总理府一方面强烈抗议美国国安局对德国政界展开窃听活动，另一方面却听从美国国安局的指示，对欧洲高层经理人、欧盟政治人物和记者实施间谍行动。这根本是互相矛盾的。”

左翼党成员、联邦议院情报机构监察委员会主席哈恩（Andre Hahn）指出，如果 2008 年联邦情报局就向情报或其他专业监管机构发送一份甚至多份报告，指出美国国安局进行了部分成功、部分失败的经济间谍行动，“那便意味着联邦总理府一再向议院监察委员会撒谎”。

绿党则怀疑默克尔及其历任总理府部长被联邦情报局架空。该党议会党团主席霍弗赖特（Anton Hofreiter）表示，“更糟糕的是，他们刻意视而不见，或者甚至包庇隐瞒”。总理必须言出必行，“对朋友进行窃听完全无法接受”。

霍弗赖特要求德迈齐埃，其继任者波法拉（Ronald Pofalla）以及现任总理府部长阿尔特迈耶（Peter Altmaier）接受美国国安局窃听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质询。这三人均来自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

德迈齐埃是默克尔的重要盟友，一度被视为总理“接班人”。4 月 29 日，德迈齐埃

就上述报道发表声明，称自己并未就德美情报部门合作事宜对议会和公众说谎。

他说：“我遵守相关规定，这也是我处理高度机密情报时的做法。我有必要澄清这些不实指责，相关文件会予以证明。”

不过，德迈齐埃的解释似乎并未让反对党满意。反对党左翼党要求他立即辞职。

5月3日，德迈齐埃和情报机构协调员阿尔特迈尔前往联邦议院情报机构监察委员会，就是否协助美国国安局监听欧洲企业和政府机构情报一事作出解释。

德迈齐埃在联邦议院表示，2008年德国就放弃了扩大与美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合作，原因是美国国安局被晋升到“棘手”一级。德迈齐埃说，美国人的愿望违反联邦情报局的“安全措施”，所以不主张扩大双方的合作。而美国国安局究竟想得到德国联邦情报局何种形式的支持，德迈齐埃没有透露。

是否公开“搜索关键词”

在“情报门”丑闻新一轮的发酵过程中，“搜索关键词”成为争议的焦点，这些搜索关键词包括电话号码、电脑IP地址，也包括企业的名字如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的缩写EADS等，是美国情报机构从海量监控信息中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

这些关键词的数量惊人，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仅2013年一年，就有69万个电话号码和780万个IP地址，其中有4万个搜索关键词的内容被联邦情报局认为是损害德国利益的。

社民党要求联邦议院必须获得搜索关键词清单。联邦议院调查委员会中的社民党成员米塔克（Susanne Mittag）说：“搜索关键词清单对查明事件真相至关重要。”

反对党的口气更加强硬。左翼党和绿党表示，联邦议院这么恭顺地等着看美国国安局是否愿意交出搜索关键词清单是不行的。左翼党成员伦纳尔（Martina Renner）说：“只要不交出这份名单，间谍们就会受到保护，议院的调查就将遭到破坏。”

联邦宪法局四司也要求联邦情报局交出搜索关键词清单，他们希望知道，德国公民、机构和公司是否也在美国情报部门的监控范围内。联邦宪法局四司是联邦内政部的下属机构，由内政部长德迈齐埃直接领导。而国内“反间谍、反破坏、保护情报及经济”也属他的职权管辖范围。

4日，默克尔首次就窃听丑闻公开发表声明，宣称联邦情报局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德国公民的安全。在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背景下履行这一职责，德国需要同其他情报机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美国国安局的合作。

但是，美方向德方提供的网络搜索关键词清单暂不对外公布。默克尔在接受不来梅电台采访时说，德国目前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正处于同美国的“磋商程序”中。只有在该程序完毕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而在此之前，联邦政府将向联邦议院美国国安局窃听事件调查委员会提供“许多其他材料”。

默克尔同时认为，德国联邦情报局在同美国国安局的合作事宜上确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她表示，正是如此，才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德国联邦政府当然会向这个委员会提供资料”。她强调，她愿意在调查委员会做证，并回答所有问题。

据称，在同总理府商议之后，联邦情报局给美方发了一份信函，要求美国国安局向德国提供搜索人物和机构的明确理由。美方情报机构表示，目前因时间仓促，无法提供刺探情报的理由。

德国政府希望最迟能在16日前收到美方情报部门的回复，看是否将搜索关键词清单交送联邦议院调查委员会。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法律，美方有权拒绝提供这类敏感信息。据《图片报》透露，德美两国的情报刺探合作建立在2002年4月28日签署的一份备忘录

基础上，当时德方的负责人是总理府部长，即目前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备忘录的法律基础依据是 1968 年出台的德国联邦情报局同美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情报保护协定”。该协定的内容包括，协定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向公众发布“保密”级别的文件。

目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决定限制同美国国安局的合作，从 4 日开始，不再继续向美国国安局发送互联网监督信息，德方负责这项工作的 120 名情报局人员以及数名美国国安局技术员只能接收传真和电话数据。

情报门的政治后果

《明镜》在线分析认为，“情报门”丑闻的进一步发酵将给德国政坛带来强烈的冲击。

首先是联邦情报局的权力监管和透明问题再度暴露出来。联邦情报局与美国国安局的合作，以及在合作中发现的超范围监听问题，并没有及时向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或者它的直属上级——联邦总理府汇报，显示出这一情报机构在“保密”的保护伞下，俨然已成为一个政治独立王国。

《明镜》在线称，虽然名义上，联邦议院 3 个不同的机构负责监管德国情报部门 10500 名谍报人员的活动，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名为“G-10”的议院监察委员会 4 名成员，每月开一次会，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要处理成堆的情报监听工作汇报，无暇对细节严格追究。此外，联邦情报局的海外间谍活动更是由于“情报活动的战术需要”，法律监管薄弱。

因此，《明镜》在线将联邦情报局的“任性”部分归咎于默克尔政府的失职，“联邦情报局决定绕开总理府的监管，事实上让默克尔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脆弱”。

其次，“情报门”丑闻让默克尔主张的德美合作关系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明镜》在线指责称：“允许一个外国政府获取德国的数据和机密，默许对方窃取信息，还口口声声称德国企业是宏观大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简直是对德国国家利益的背叛。”

《明镜》在线认为，“情报门”丑闻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社民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社民党对联邦情报局的“失职”反应非常迅速，而且批评尖锐。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称，这简直就是一桩“丑闻”。社民党秘书长法西米称，这一事件暴露出政府在监管和平衡方面“系统性地失败”。社民党对这一丑闻的反应和表态显然经过精心策划，社民党高层近来通过电话会议频频磋商，他们决定这一次绝不轻易放过默克尔。

同时，这一事件也给了加布里尔一个绝好的政治机会。作为经济部长，他可以将自己打扮成德国企业保护人的角色，为受美国间谍活动波及的德国企业挺身而出，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再度以默克尔的反对者形象站出来，在政治上捞分。

《明镜》在线认为，“情报门”事件中透露出来的政府监管失控，以及总理府官员可能存在隐瞒和欺骗行为，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给默克尔带来巨大的政治挑战，成为她第三个总理任期的一个转折点。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5 年 5 月 10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d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武亚平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